

机台·战位

■张怀森 刘宁



“丁零零，丁零零……”盛夏北国，火箭军信息通信保障“一号台”。急促的铃声，让人感觉到前方演训的激烈。

“您好，请问您接哪里？”“您好，请重复……”密集的的电话中，副值班机员、某通信站上等兵熊珊珊的一次处置，让班长刘苡先眉头微皱。她一边熟练地在值班工位上处置来电，一边见缝插针地给出点评：“重复问询，贻误战机，你的‘耳功’还得练！”

熊珊珊面露愧色，入伍两年，她被业务过硬的刘苡先深深折服。特别是，刘苡先被选举为党的二十大代表后，熊珊珊更坚定了“追星”的想法。刚才刘苡先的一句简单批评，让她脸颊发烫、心头打鼓。

“丁零零，丁零零……”前方战场硝烟渐浓，电话亦如疾风骤雨，容不得熊珊珊想太多。她眼睛一扫，看到刘苡先面前的屏幕上，代表8条信道的格子一度有6格齐齐变色。想到自己最多只能同时处理3通电话，熊珊珊手上的节奏不知不觉间加快了。

演训仍在继续。三尺机台上，指尖和键盘的律动，像马蹄驰骋在战场上，拓印出一段关于冲锋和胜利的激越诗行。

终于到了休息时间，醉人的晚霞为机台抹上了一层怀旧的色彩。一瞬间，刘苡先的思绪掠过机房的春夏秋冬。

2017年夏天，这名回族姑娘刚结束高考，无意间看到校门口的征兵海报，便萌生了当兵的想法。得知女儿从军意愿的父母喜忧参半，喜的是女儿把梦想的方向选在了绿色军营；忧的是这一时兴起的想法，究竟能坚持多久？

亲友们没想到，怀揣梦想的女孩是如此坚定，刘苡先于当年9月毅然参军入伍。更没想到，时隔两年，刘苡先休假回家时，身披绶带、手捧奖章，县武装部部长还专程登门送上“二等功臣之家”牌匾。

那一天，奶奶易光莲紧紧拉着孙女的手，盯着她手中的二等功奖章，喜悦的泪水溢出了眼角：“孩子，你长大了！”

“我们连的核心业务在一号台……”

新训结束，新兵下连。刘苡先听完连长金巧的介绍，心中就有了一个目标——进一号台。然而岗前培训结束，她却被班长王晓伟带到了保障日常通信的二号台。

二号台与一号台同处一个机房，中间被一块透明玻璃隔开。工作间隙，刘苡先忍不住向一旁的一号台偷瞄。王晓伟看穿了她的心思，值勤结束后，她拿出录音机摆在刘苡先面前的桌子上：“来，先体验一下一号台的入门考核！”

说罢，王晓伟按下播放键，刘苡先竖起耳朵，听到10个人说完10句话，又打乱顺序说了另外10句话。而后，王晓伟“啪”地按下暂停键，问刘苡先：“如果让你将同一人说的话两两组合，你有把握找对几组？”

“两三组吧。”刘苡先有些不确定地回答道。王晓伟盯着她的眼睛，缓缓比出一个“八”的手势：“3个月内，听声识人达到这个数，你才有机会去一号台。”

考验远不止这些。在随后一次接电请求处置中，湘妹子刘苡先将呼方要找的“刘参谋”转述成“牛参谋”，费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对的人。

那一次，为了激励刘苡先尽快弥补短板，王晓伟撂下狠话：“一号台是要保障打仗的。以你现在的能耐，想去一号台，做梦！”

当天，刘苡先值勤时全程都红着眼眶。晚上回去，白天的失误和王晓伟的话一遍遍在她脑海中回放。本已经躺下的她又坐了起来，拿上报纸、收音机一头扎进了储藏室。担心她心里郁结的王晓伟悄悄跟过去一听，发现刘苡先在读报、录音、对比，努力校准自己的发音。

第二天清晨，赶往通信机房的路上，王晓伟主动跟刘苡先聊起了自己的“遗憾”：“我也曾因口音问题无缘一号台，改正过来却已错过最佳时机。如果当时我也多去几趟储藏室，结果应该会不一样。”说罢，她侧头看着刘苡先，发现对方也在注视着自己。相视一笑中，追寻梦想的信念，从一颗心传到了另一颗心。

3个月后，刘苡先的脑功、手功、耳功均达到一号台“入门”标准，在连队为一号台组织的新兵选拔中胜出。

“您好，请稍等……”刚进一号台，刘苡先就受命参加某重大演训任务通信保障。三尺机台上，一个个呼叫请求从不同机构飞来，让缺乏经验的女兵显得有些手忙脚乱。

“您好，请尽快帮忙接××处李参

谋！”焦头烂额之际，一个语气急促的呼叫让刘苡先心头一震。然而，待她优先保障完这一“火线呼叫”，另外两条信道中，在线等候处置的两人均已挂掉了电话。

“对抗胶着，未能处理的呼叫中难保没有急电。”想到此处，刘苡先心中很是自责。她一转头，恰好看到一号台领班员、班长江旭键指如飞、对答如流，高效处理各方来电。瞬间，她深深认识到，面对战场需求，自己的专业能力还差得很远。

“一号台的一，是能力素质的一、能打胜仗的一。”当晚点名，连长金巧对一日任务保障进行总结时，眼睛扫视全场后，目光在刘苡先身上定格：“希望新进一号台的战友，切实对照第一标准，尽快补短板强能力！”

简短的话语，让刘苡先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此后，键盘、鼠标、号码表和字典、报纸、收音机成为她最忠实的朋友，时时相伴。冬去春来，昭示丰年的瑞雪里，这位女兵洒下的颗颗汗珠发芽、吐绿。一个午后，从连部回来的班长江旭键笑着对她说：“恭喜你，入选通信站备战火箭军信息通信专业比武的集训队了！”

当晚，训练总负责人、通信站一营教导员魏霞带着7名队员来到营荣誉墙前，逐一介绍过往所有功勋老兵后，认真看着每名集训队员说：“平时比武堪比战时厮杀，这面荣誉墙就是我们的胜战墙，希望你们苦练本领、战胜对手，续写营队光荣的战史。”

荣誉墙上，老兵们的眼睛里似乎闪烁着殷切的期望，让刘苡先求胜的信念更加坚定。

集训严苛且残酷，参训队员平均三天一测、一周一考，连续三次排名居末就要被淘汰。某晚，教导员魏霞查铺时，远远听见刘苡先急促的说话声，凑近一看，发现她正在熟睡，只是似乎在梦里接听了前方的急电。凭着这份专注，刘苡先从7名队员中脱颖而出，成为全站三个参赛选手之一，并光荣入党。

在随后的比武中，刘苡先一路过关斩将，取得了个人全能第一、耳功单项第一、脑功单项第三的佳绩。当年年底，刘苡先荣立个人二等功。次年，刚晋升下士的她被任命为班长，负责一号台值勤工作。

实战化军事训练的浪潮，摔打着每一个一号台的兵。某演习检验评估任务部署会召开期间，参与话务保障的女兵周雨蓉接打电话时，处置时间超出“上

限”，被纠察台当场纠错。

当天傍晚，周雨蓉没去吃饭，一个人躲在自习室发呆。有过同样经历的刘苡先，深知她此时心中所想。刘苡先找到周雨蓉，带着她到操场跑了两圈，并主动分享自己当年走麦城的经历。故事讲完，周雨蓉的沮丧也逐渐消散于轻柔晚风中。

春夏秋冬往复，一张张面孔从青涩到成熟，成长的历程也往往相似。置身其中，刘苡先渐渐摸索出自己的带兵方法：常思班长职责，抛开班长身份。她定期和大家一起，对着比原来厚得多的号码本开启“脑功突击”，也经常会在茶余饭后，利用三两分钟时间PK一段绕口令，由她改进的“联想记忆法”因此被推广开来。

然而，部队练兵备战的热潮，也让她们随时可能遇到新的挑战。为适应实战化通信保障需求，连队走开编组联训模式。某次联训中，指挥员下达“××方向电话中断，请各要素协同处置”特情后，传输单元很快确定故障线路，可负责“呼叫转移”，将故障告知相关单位的话务单元出现了“卡顿”。原来，领班员刘苡先没背记过该方向所属单位值班电话，无奈只能通过查号台查询。

“确保战时高效话务保障，必须将各级作战力量的号码熟记于心。”一次次近似实战的锤炼摔打，提升了刘苡先对话务专业保障打赢的理解，促使她在不断扩充知识储备、延长能力半径的同时，将小培训、小观摩、小竞赛、小检查、小讲评穿插到带班值勤、业务学习各环节，带着战友一起向前。

时间一天天过去，一号台的能力增幅清晰可见。那段时间，常有火箭军领导率队赴演训一线督导指挥。每当他们用陌生号码上线，一号台总能第一时间“听声识人”，高效保障指令传递。2021年5月，正领班保障某演训任务的刘苡先，收到了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的“红色请柬”。

参会归来，恰逢某演训任务拉开帷幕，来不及分享感受，刘苡先就一头扎进话务保障任务和战略集训中。天安门广场上的荣光最终化成键指如飞的操作和清脆悦耳的声音，在前后方架起一条条通信“高速通道”。

“下面，传达关于做好××任务相关保障的通知……”硝烟再起，一号台的话务保障任务随之下达。受领命令后，刘苡先整队出发，迅速赶赴机房。路上，骄阳穿透树荫，洒下点点阳光。行走其间，女兵们欣然放歌：“键上表演指尖舞蹈，电波传递隔空微笑。三尺机台就是战位，银线传递忠诚可靠……”

感念 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雪域边关，数字无处不在。山的高度、路的长度，虽然两者都是客观存在，但冠以具体数字，无形中便多了几分巍峨、几分险峻。

西藏边防军人几乎都有这样的经历，遇到亲朋好友，对方的开场提问往往是“你那里海拔有多高”，一个普通的数字足以引发对方的惊叹。在他们看来，3000米以上就是生命禁区，在那里的每一个生命都值得敬畏。

山高路远，令人望而生畏，可边防军人偏爱“人往高处走”。有例为证，那年春节前夕，某边防连受领任务进驻4820地域。4820地域，顾名思义海拔4820米。驻地常年风雪肆虐，积雪最深处可达3米，进驻的简易房内没有电、没有信号。可让连长、指导员头疼的不是生活保障问题，而是选派谁去的“幸福”烦恼。连队官兵听说有重要任务，纷纷写下请战书、摺下红手印。最终连队党支部开会讨论决定，选派15名党员干部骨干执行进驻任务。除夕前一天，一行人爬冰卧雪，将五星红旗插上雪山之巅。

4050+770=4820，这道算术题再简单不过。但从海拔4050米的连队到4820米的哨点，增加的不仅是770米的高度，还有能掀翻铁皮屋顶的狂风、能短时间晒黑皮肤的强紫外线，以及难以言表的寂寞。

人们总是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却少有人知道，在这些人迹罕至的地方，常年驻守着一群可爱的官兵。他们的风花雪月无关繁华，他们在冰封苦寒之地，燃烧着一颗颗滚烫的心。

山的海拔高度能给人直观的身体感受，胸闷头晕、呼吸困难，大家称之为“高原反应”，但路的长度往往会造成错觉和误解。一条隐藏在高山褶皱中的巡逻路，目的地是海拔4950米的山口。从宿营地出发到山口，距离只有10公里。按照惯性思维，在高原上10公里顶多就是四五个小时的路程。可山的褶皱拉长了路的长度，悬崖峭壁增加了路的难度。负重攀行于忽上忽下的羊肠小道，一趟下来，巡逻官兵至少耗时12个小时。

戍边人似乎对海拔高度、道路长度没什么概念，8天7夜、5天4夜、3天2夜……再难再险，他们都无畏出征。走过山重水复，转战清晨日暮，他们的脚印连成线，成为雪域边关亮丽的风景。巡逻的次数、身上的伤疤数、穿坏的胶鞋数……边防军人从不刻意用数字记录自己的戍边成绩。外人眼中的生死考验，于他们不过是家常便饭。一位身经百战的尖刀班班长，刻骨铭心的却是自己缺席的那一次巡逻。因为参加上级比武集训，他没能进入巡逻名单。那次执甲

边关数字

■李国涛 傅德旺

出征，突遇塌方，战友被滚石砸中，将19岁的年轻生命定格在雪山峡谷。噩耗传来，尖刀班班长陷入深深的自责懊悔。

数字定义着山的高度、路的长度，也增加着思念的浓度。“你有多久没见到父母了？”“你入伍以来回家过了几次春节？”“你陪小孩过了几次生日？”……面对简单的问题，边防军人总是含糊其词。他们不是不清楚，而是不想记得太清楚。数字越具体，越能增加思念的分量和亏欠的程度。这时候的数字像一根尖锐的刺，直戳泪点。

都说边防军人的父母不是一天天老去的，而是一年年老去的；边防军人的孩子不是一天天长大的，而是一年年长大的。他们何尝不知道陪伴的意义，只是陪伴与坚守，孰轻孰重？他们已经用实际行动给出了答案。



扫一扫，听“长征副刊”往期美文

雪越来越深厚。毛排长和班长李广华先后去探路，脚印瞬间被飞雪覆盖。

那天，雪山上的这50米不亚于平地上一趟5公里武装越野。

好在随后飞雪越来越小，在我们抵达垭口时，天空突然放晴，温暖的阳光照在身上。

其实，翻过多雄拉山口，只是越过了第一道“鬼门关”。往下走，并不轻松，同样险象环生。

毛排长从背囊里取出两根背包绳，把我们几个人捆系连接在一起。直到登上在前方等候多时的车，大家才松了一口气：“总算走出来了。”

墨脱路，用三言两语说不清楚，不是一趟，又怎能知道崎岖的山路带给你的震撼。

前行不忘来时路。走过一些路，才知道行路难，也才会生发出一种特有的笃定。哪怕山高路远、千难万险，只要风雨兼程，总会走出一片新的天地。

前行不忘来时路

■张文恒

得太早了。俯瞰前路，眼前白茫茫一片，让人心惊胆战。

向上攀爬大约800米后，体力不支的我开始“掉链子”。呼吸急促、头晕脑胀。走着走着，看着那高过人头、雪墙和飘飘洒洒的鹅毛大雪，我内心有种喘不过气的压抑感，绝望的念头油然而生。

“快走，这里不能停留！”毛松涛排长和刘锋副班长一人抓住我的一只胳膊，拖着我往前走。

爬上第三个平台，距离垭口只有1公里。但雪道太窄，他们一前一后拽着我。

走着走着，刘锋不慎掉进了冰窟窿，瞬间就看不到人了，只看到两只手在积雪中摇晃。生死关头，毛排长赶忙把我放开，扑过去抓住刘锋的手，将他拖了上来。

看到此情此景，一种战胜死神的强烈信念顿时涌上心头。我双手往地上一撑，站起来正准备朝前走，不料两眼一黑，“扑通”一声便摔倒在地，怎么也站不起来了。

在距离垭口50米远的地方，我们又一次迷路了。齐腰深的皑皑白雪让人迷失了方向。

飞雪不停地吹打着脸庞，脚下的积

风雅颂
情至心处诗最美

十月礼赞

■吕连富

天安门广场上
鲜艳的五星红旗
与朝阳一同升起
人海如潮 仰望旗帜
人民如海 江山壮丽
十月就是
一首最美的诗

江山就是人民
人民就是江山
大道之行 壮阔无限
初心如磐 笃行致远
奋楫扬帆 开启新的征程

站起来 富起来 强起来
领航的强音汇聚在一起
万众一心 交融激荡
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
不负韶华 收获秋实

兵心在列

■王贺文

那天，太阳在我面前冉冉升起
我看着从南湖启航的“中国号”巨轮
在新的征程中扬帆远航
桅杆上
仍旧是光荣的锤子、镰刀

我看到承载中国梦、强军梦的巨轮前行
我的心瞬间被激情激荡
仿佛置身于紧张活泼的水兵战位上

相信我吧，一个老兵
只要党一声召唤
必定能在最前列的一排里看见我
哪怕是站在排尾的一个



万山红韵（中国画）

房巍作



长征

第5610期